

鲁迅回忆录正误

朱 正





2 033 0315 7

鲁迅回忆录正误

朱 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鲁迅回忆录正误

LUXUN HUIYILU ZHENGW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9}{16}$ 插页 2

198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950

书号 10019·4037

定价 1.50 元

冯雪峰致朱正的信

1

朱正同志：

你信收到。你关于鲁迅先生著作的补注，我非常愿意拜读，这是我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事前应向你说明的，是我最近因肺癌做了手术，身体还没有恢复，因年龄关系，要恢复到能够做点工作，还须再过半年，现在仍继续在吃中药。所以我就怕不能很快地阅读，也怕没有精力好好地研究。把这情况告诉你，请你考虑后决定寄不寄给我吧。

如寄给我看，我看后又转给社中负责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同志去看，你愿意吗？这一点，假如你寄给我看的话，也请顺便告诉我。

此致

敬礼！

冯雪峰 1975年7月26日

信寄我住处(东四北大街17号)较便。

2

朱正同志：

你8月1日信我在4日收到，补注稿子也在昨天收到，请勿念。我身体恢复得更好一点后，我一定一页一页地细拜读，对我的益处一定很大。你说我可以“以任何方式加以利用”，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我从近二十年以来不曾写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今后也不会写，但我仍应该表示感激。至于以后转到社中同志们去看，对他们当有参考的作用，正在从事注释工作的同志如要采用你的条文，他们当会写信告诉你。《鲁迅日记笺证》、《鲁迅手稿管窥》等，如愿意寄给我，我是极愿意拜读的，而且一定能得更大的益处。《回忆录正误》，希望你重写出来；只是在资料方面，我一点也不能帮助你，我一向没有收集资料，而且近二十年来连本来不多的一点书籍也散失的散失，处理的处理（论斤卖掉），剩下没有几本了。

别的再谈，即致

敬礼！

冯雪峰 8月6日

3

朱正同志：

信和《鲁迅手稿管窥》（其中夹有叶圣陶先生信三封）都

收到,请勿念。

近日因身上发觉有可疑之处,几次到医院检查,弄得昏头昏脑,连写句话告诉你收到信及文稿事也忘了,今天才记起,实在惭愧!

即致

敬礼!

冯雪峰 九月十一日

4

朱正同志:

文稿(《正误》)及信收到。可恨我最近一个多月来病反而变坏,特别是咳得厉害,弄得全身无一点力气,嗓子也哑了。大著仅只翻了一部分,未能好好全部拜读,待我略有力气后当仔细地读,再写信告诉你读后的感觉。《补注》,我尚未读,我请孙用同志等拿去先看了,尚未告诉我他们的意见。

我在继续治疗,不久当会好转,请勿念。

致

敬礼!

冯雪峰 10月23日

5

朱正同志:

你给夏熊的信及汇给他的书款当时就收到,请勿念。我

早想写信,但力不从心,今天能不能写完这信也很难说。主要的就是关于我托孙用同志先寄回《正误》给你的事说明几句。当初我收到你这稿时曾在几天之内分几次翻阅过一遍,因身体关系,看得很粗略,但也得了印象,觉得你“正”的是对的,你确实化了很多时间和很大精力,做了对于研究鲁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这样细心和认真加以核正,会很容易这么模模糊糊地“错误”下去的。不过我对你的“口吻”,却很并不以为然。你确凿地指出了许先生的这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这指正本身已很有说服力,正用不到“论战”的以至“谴责”的口吻和锋芒的词句。而且一方面,我想我只要一提,你就会感到,在这种口吻中又流露了你的似乎压制不住的骄傲,这是我觉得更加值得你注意一下的。我当初有这样感觉,孙用同志来看我时,我就同他谈起,认为你做了很好的“正误”,但你的“口吻”有缺点,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所以我先不请人去看,却请他看看,是否也有同感。他看了,对我说他有同感,也觉得容易引起反感,不如先寄回你自己,口吻上加以修改之后,再给人看。于是两人商量之后,我就托他寄回给你了。孙用同志同我是至交,在这件事上他又显出对于你的爱护,虽然他不认识你。其次,你有这稿子寄给我,有好几个人知道,都想拿去看看,向孙用同志要,孙用同志回复说必须得我同意,于是又来向我要,我先回说等孙用拿还给我,让我看看再给;但如第二次再来要,我就不好回复了,于是和孙用商量结果就决定先寄回给你,对别人则说是你来信要立即寄回去修改的。果然第二次又

来要了，我也就这样回复了。你能明白这经过并谅解我们的“用心”吗？

自然，你本来只寄给我个人看看的。但我以为你的工作既有价值，虽然一时不会有机会出版或发表，但给多几个人（研究者）看看也是好的。我希望你认真改一改。我认为连卷首引的鲁迅先生的话也除去，引用这些话我觉得很不合宜。你“正”的确实是“误”；但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呢？尤其不应该骄傲。希望你改好后再寄给我。

关于何苦在1933年七月间某天下午（下雨）到鲁迅家，我在回忆中说他夫妇又在鲁迅家住了短时期，现在我再回忆，仍觉得我说的是合乎事实的。你的考证，说不止短时期，这是你只根据《日记》考证的缘故。《日记》有些事是没有记的，尤其是有政治关系的事和人。我记得是，他们到鲁迅家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杨之华就去同中央局联系，过几天他两人就移到中央局给他们搞的一个地方去住了。这是一。再者，1933年8月至9月，我负责当时秘密召开的反战会议的筹备工作（我当时是江苏省委的宣传部长），在这两月中我大概隔三四天（至多隔一星期）总要在深夜到鲁迅先生家去一次，我向来印象中总未留有何苦这时住在鲁迅家的影子，现在再回忆也如此。

我已没有力气了，有关《正误》的事就不再写了。

“碧珊”、“碧山”，指我的女儿雪明。我女儿二三岁时，我常叫她“小瘪三”，于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就有写成“碧珊”、“碧山”的。我和我爱人都是出版《日记》时才看到，也

在这时才知道的。

请原谅我写得潦草，即
祝安好！

冯雪峰 1976年1月5日

《管窥》，我读过一遍，也读得不仔细，提不出意见；因一时无处可介绍去发表，就先一起寄回你。《寓言》，无法办到。又及

目 次

冯雪峰致朱正的信	1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1
错怪了介孚公	5
章太炎中止绝食一事与鲁迅无关	12
鲁迅一九一六年离京南下是为了什么?	25
鲁迅和盐谷	30
关于未名社的被封	35
《铸剑》不是在厦门写的	41
【附录】《呐喊》中各篇的写作日期	54
关于鲁迅和李立三的会见	61
鲁迅一九三二年的北平之行是为了什么?	70
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	89
关于“北平五讲”	104
关于《文学杂志》的几件事	132
《五讲三嘘集》为什么没有出版?	146
芸生是谁?	156
关于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情况	164

也战斗，也休息	186
怎样解释鲁迅给黄源的四封信？	194
关于一九三六年的那次访苏邀请	204
关于《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09
鲁迅为什么没有编印瞿秋白的创作？	212
用火腿夹带过书信吗？	222
鲁迅怎样修改自己的稿件？	227
鲁迅懂得法文吗？	241
 编完写起	 246
 后记	 261
再版后记	266

说的是哪一位老师？

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一文中说：

他自己承认，小时候在家里读书，先生给他限定功课，譬如叫他背四行书罢（旧式私塾的唯一的教授法是背诵），他立刻背了，一切的课业都办妥了，他在那里玩，先生看看不对，再加四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以后就每每整本的书责令他背诵，他还是很快地做完了，还是在那里玩，原因是他看过一两遍就背得一字不差。后来先生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欣慰的纪念》，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一〇四页）

鲁迅从小就博闻强记，聪颖过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许广平说的前面那一大段，很可能确实有那么一回事吧。至于她说的那个后来被“弄得没有法子，听说终于辞职了”的先生，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通常，做教师的总希望学生聪明。例如，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五日鲁迅在写给当时还只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的信中，不是称赞她说“幸骏才之易教”吗？（①478）* 而这一位竟被学生的聪明易教吓退了的与众

* 圆圈内数码指1981年版《鲁迅全集》卷次，圈后数字为页码。下同。

——编者

不同的教师究竟是谁呢？

鲁迅幼年，从来没有过延老师到家里来课读的事情。（其实，这也就已经排除了教师辞职或者不辞职的前提。）他从师就学的经过，在许寿裳作《鲁迅先生年谱》中曾有简单的记载：

光绪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年，六岁。是年入塾，从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年，十二岁。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一一六页）

玉田即周兆蓝。鲁迅在《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对他曾有一段怀有敬意的描写：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很爱和孩子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②246）

周遐寿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也介绍了他的一些情形：

鲁迅手抄本中有一册《鉴湖竹枝词》，共一百首，是玉田所著，乃是从手稿中抄出来的，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可知他给鲁迅的影响不浅，关系始终不坏。（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六八页）

从上面所引材料中，可知他显然不是那个终于不得不

辞职的先生。

再看三味书屋的寿先生。鲁迅在《朝花夕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更说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②280）鲁迅终生都对他怀着敬意。就是到后来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时候，仍旧和他有书信往来。那时寿先生的儿子寿洙邻也在北京工作，他和鲁迅之间的往来也颇为密切。例如鲁迅到平政院控告章士钊非法免职一事，他就曾经为鲁迅出力。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以后，他曾经写信给鲁迅指出了其中的一处差错。《鲁迅日记》中凡是提到寿镜吾的地方，都是尊称为“寿师”或“镜吾先生”。可见他显然也不是那个终于被迫辞职的先生。

鲁迅幼年曾经跟他念书而在许寿裳编《年谱》中没有记载的，还有花塍与子京。周启明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

鲁迅的“开蒙”的先生是谁，有点记不清了，可能是叔祖辈的玉田或是花塍吧。虽然我记得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同了鲁迅在花塍那里读过书，但是初次上学所谓开蒙的先生照例非秀才不可，那么在仪式上或者是玉田担任，后来乃改从花塍读书的吧。这之后还跟子京读过，也是叔祖辈的一人，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知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

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对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糗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猕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一三至第一四页）

鲁迅幼年的四位老师之中，只有这个子京与许广平说的有某些相似，不过也并不完全相符。第一，从许广平的文章来看，她说的这位先生应该是被延到学生家里去教书的塾师，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生辞职的问题。子京显然不是这个情况，仅仅是因为他住得近，小孩子去他家方便，才顺便去请他教读的。第二，从他文理不通的程度看，大约子京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教师，他还没有分辨称职和不称职的能力，因而也就决不会知难而退主动辞职的。事实上，鲁迅兄弟不再到他那边去上学，也不是因为他主动辞职，而是伯宜公看他太糊涂，只能误人子弟，才决定不再叫他们去的。总而言之，在鲁迅幼年的学习生活中，实在找不出一个被学生的聪明弄得只好辞职了的先生。

错怪了介孚公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

我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祖父在很早的时候，就让他抄写许应骙驳康梁变法的奏折。康梁变法在我们现在看来，那不过是毫不触犯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维新”运动，但许应骙即使对这个“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都要反对，可见其思想之保守与反动之甚了。而鲁迅的祖父又拿这个奏折来让他抄写，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这不是要从小制服这个在他们眼里桀骜不驯的人吗？（第四页）

是有这么一回事。当时，确是有人拿了《申报》上刊登的许应骙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叫鲁迅抄下来看。关于这事，鲁迅在自己的回忆文《朝花夕拾·琐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长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

记得可曾抄了没有。(②296)

这里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让他抄这份奏折的，是“一位本家的老辈”。“本家的老辈”就是旁系尊亲属，祖父是直系尊亲属，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本家的老辈”可以用来称呼比方玉田、花塍、子京、椒生……或者别的谁谁谁都行，唯独不能用来称呼自己的祖父介孚公。用字一贯严谨准确的鲁迅，决不会把自己的祖父称为“一位本家的老辈”的。既然他自己写的是“一位本家的老辈”，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人必定不是他的祖父介孚公了。

其实也不必这样咬文嚼字。就事论事，即使介孚公当真“想以家庭的专制，来束缚鲁迅的思想”，当时他也没有可能来做这一件事。道理很简单：介孚公因科场案于一八九三年关进杭州府狱中，直到一九〇一年才出狱。《申报》发表许应骙的这篇奏折，是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事，这时介孚公正关在狱中，没有行动的自由，怎么可能拿这份奏折让鲁迅去抄呢？

介孚公在狱中的时候，是有亲属随侍的。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正好碰上鲁迅随侍的时候，介孚公让他抄写了这份奏折呢？

这个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周作人的《知堂乙酉文编》中有一篇《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狱》，颇为详细地记载了介孚公的狱中生活。开始前去随侍的，是潘姨太太和亡妾章姨太太所生的幼子伯升。后来伯升到南京进了水师学堂，就由周作人接着前去随侍，鲁迅一直没有长住杭州随侍过。